生活写真

外甥的果园

■杨星让

中午给大姐打电话。大姐说:昨天三浩还问我舅打电话了吗？我问大姐:三浩走果园了？大姐说:早上五点就去了,一直要干到晚上看不见了才回。我说是套袋吗？大姐说是。大姐说:往年都是七八万,今年要套十二万,三浩高兴的,干得可欢了。我问雇人干？大姐说没有雇人。雇人套袋,一个六分钱,雇不起,还要管饭,太麻烦。就三浩和媳妇两个人干。

大姐一女三男,女儿最大,在临汾工作,现已退休。三个儿子都在村里,大儿子浩浩、小儿子三浩,在家里经营他们的果园。二儿子小浩一家在外打工。

大姐家是冯村。万荣干旱是出了名的，但冯村更甚。比如打井，当地有句俗语“丁樊冯村出了名，杜村千尺还挂零”，是说打井之深。现在周围村庄都有了深井，但是丁樊、冯村就是打不出水。冯村人甚至在沟底打井，想着低了十几米应该能打出水了吧？然而还是打了几个黑窟窿。丁樊村也是如此，打不出水。后来听说丁樊村在高村买了块地，才打出了水，这是传言，不知真假。冯村吃水只能到邻坊村买水，拉回来放入自家的水窖里，随时取用。

丁樊村的果子很有名气，丁樊村人也都发了果子财。丁樊村的果子好吃，与之相邻连畔种地的冯村果子也一样好吃有名，可以说这两个村出产的果子不分伯仲。万荣苹果有名，首推这两个村。

外甥浩浩和三浩，把他们的果园管理得很好，很经心。大外甥浩浩凭着果园供出了三个大学生，小外甥三浩也是靠着果园的收入，供着两个大学生。两个外甥的苹果品质好，是他们坚持只施羊粪，不用一点化肥。他们村这几年用上了黄灌水，有肥有水，苹果的口感特别好。南方的果商品尝过他们的苹果后，把他们的苹果包圆了，每斤比市场价要贵一两元。因此他们的苹果不愁销路。

大姐说：娃娃太辛苦，一年四季都在果园忙碌。修剪、施肥。果树开花了，就要疏花，挂果了，又要疏果。现在开始套袋，第一次套膜袋，第二次是纸袋。到秋天又要撕袋，先是纸袋，后是膜袋。而后是采摘、装箱，一个果子要在手里过多少遍。大姐笑着说，这就是庄稼人，一年到头不得闲。

几十年了,我一直享受着外甥送的苹果。而且吃了他们的苹果,别的苹果就味如嚼蜡了。外甥送我的苹果,一个个圆润如玉,品相完美,端得好果子。

有一次,三浩给我打电话,说是捎去了几筐苹果。我说知道了。三浩没有挂电话,我问还有事吗？停了一会儿,三浩怯生生地说:舅,我这次还给你捎去一筐带点伤的果子,你尝尝看能吃吗？

收到果子,果然有一筐成色没有那几筐好看,果子上有些小斑点。我吃完,口感完全和以前吃得一样,就是外观差点。我给大姐打电话说,这次三浩捎的果子有一筐品相差点,但吃起来口感很好。大姐笑着说:娃娃给你捎果子,都是卖的好果子。我让他把次品果子给你捎一点,娃娃说不敢,怕他舅生气。我说大姐,以后就让他们给我送这个果子吃,好的让他们卖钱,娃娃也不容易。大姐说,客商很挑剔,果面上有一点点斑点都不要。一个个果子都是“80果”,太小太大都不行。

有一次三浩给我捎来的果子里,有一筐特别大,一个个都在一斤上下,三浩说这些果子太大了,客户不要。

三浩有个抖音号,叫作“万荣小杨苹果”,我常常在他的抖音上看他在果园忙活,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很是快乐。

几十年我一直吃着外甥送的苹果,但他们的果园,我没有去过。

凡人情思

姐姐李燕娥

■李亚新

5月22日早上7点,姐姐李燕娥的告别仪式在他们的家属院举行。

除所内领导、职工、家属、亲友外,远道从北京、太原、太谷、侯马等地赶来的姐姐的同学、朋友还有很多。

天气预报说6点钟就有雨,仪式期间却没有一滴雨打搅;姐姐被护进灵车,天空飘起了雨点;灵车刚刚开进殡仪馆,瓢泼大雨便兜头而下。老天爷呀,你也实实是忍不住了吗？

姐姐1955年3月出生于芮城学张东桥头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年我们家吃水都是先由母亲和别人合力从十几丈深的井里绞水上来,然后由我和姐姐抬桶往家送。我只有五六岁,姐姐总是把水桶往她那头靠,说就怕压得我不长个儿。直到我十三四岁能挑水了,姐姐才把自己从抬水中解放出来。

那时候农村凭工分分粮,我和姐姐每年假期都要争着去参加生产队劳动,以求给家里多挣点工分。秋假时,我牵耧种麦按天记工分,姐姐割草按斤数记工分。她总想多割一些,所以回来得老是很迟。我和母亲常常在门口树下往村外张望,等她吃饭。放麦假,姐姐领我拾麦子,也总是想多拾一点、多记工分。我和姐姐每年各自都能挣六七百工分。年纪再大一点,家里盖房子用土,也都是姐姐领着我用架子车一车一车拉回来的。

天底下姐姐都疼爱弟弟,但我姐尤甚。有一年村里耍魔术,魔术师把我放在箱子里,然后变没了,我姐急得大声哭喊,弄得魔术师表演没到底先把我放了出来。娘给姐姐的零花钱,她自己不舍得花,却一毛两毛老给我发,等她当了民办教师挣了工资,发给我的零花钱就成了一块两块。姐姐后来上大学时,我已参加工作了。每每出差路过太谷,总要到学校看她,给她点钱,想带她到太谷县城及周边转,可姐姐总是怕我多花钱,找各种理由推托。我在北京工作时突发脑梗,姐姐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照看我;我做了脑血管造影术后,为防止血液回流,姐姐和我爱人整晚上按住我的大腿,防止我两条腿在睡梦中打弯。

困难岁月,贫穷却充满温馨。结婚后,我家的针线活,包括我从芮城到太原再到北京的被褥,都是我的巧手姐姐一人承担的。爱人和我姐同年生的小孩,姐姐出月子后,按民俗要回娘家住,而我刚参加工作,只有一小间宿舍,1.5米宽的床,只能由他们大小四人挤着睡。白天我帮着干点洗尿布的小活,晚上就四处寻找别的地方临时凑合一宿。但那个阶段却是我最幸福的时光。可惜时光不会倒流,如果还能回到从前,多大的代价我都心甘情愿。

姐姐心地善良,人缘极好,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她学习好、表现好,同学爱见,老师喜欢,甚至于把这份爱见、喜欢都延伸到了我的身上,对我是异常的关心与热情。她到原运城棉科所工作后,每次我去看她,她的同事和邻居对我也都如见亲人。去年清明节,我和爱人回村扫墓,那时她实际已有病但没查出来。背痛的姐姐吃着止痛药接待我们,我们在姐姐家住了一晚上,还和运城的亲戚朋友一起吃了顿饭。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聚餐。

等我们回到北京,姐姐就发病住了院。我联系到北京有名的专家给她做了手术,她也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了一年,终还是无力回天。

姐姐去世前一周,运城的两个同学和同事去北京的病房看她时对我说,你姐对同事好,对朋友好,对亲戚好,对家人好,对婆婆好,就是不太关心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婆婆和她住在一起,一间房住三代人,一般人很难做到。你姐她不但对婆婆好,对待小叔子、侄子,也同样关怀备至。

姐姐热爱工作,敬重事业。同学说她一心扑在工作上,人很漂亮就是不爱打扮。但是,对于棉花育苗育种,她却是精心呵护无微不至。我记得她每次来我家,都是匆匆忙忙先把冰箱腾出空间,把她随身带的试验品种放进去。这些绝对都是她的宝贝疙瘩、她的全部牵挂。而且,她这样不是一次二次,记得十几年间她数次来家,次次都是这样。

回想姐姐一生所走过的路,不管哪一段,她都走得无比坚实、异常精彩。从学张高中毕业后到桥头中学任教,她关爱学生,情系教坛,点燃了山区孩子的希望之火;担任桥头村党支部书记时,她与支部一班人带领群众平田整地,兴修水利,建设新农村,造福桥头人;担任乡里的妇女主任时,她关心妇女儿童,开展各种活动,努力做乡村妇女的贴心人。

运城是棉花主产区,让棉花丰产高产,让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是姐姐的少年情结、青葱愿望。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姐姐怀揣少年梦想,立志改变山区农村一穷二白面貌,考入山西农学院农学系土化专业,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山西省农科院运城棉科所工作。姐姐深耕科研一线四十余年,以毕生心血谱写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壮丽篇章。她勇攀农业科技高峰,主持国家“863”抗虫棉研制课题,突破性建立农杆菌介导多基因协同转化体系,作为主要骨干成功培育出我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抗虫棉品种“晋棉26号”,打破国际技术垄断,累计推广超70万亩,创造社会效益1.05亿元,农药减施80%、人工成本降低45%,开创了环境友好型棉花种植新时代。她主持完成省部级重大课题12项,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3项,获授权发明专利8项,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参编专著4部,形成了覆盖棉花全产业链的技术体系。为此,姐姐被荣记山西省二等功、运城市一等功,2001年获评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

运城许多棉农说,李研究员的敬业态度是袁隆平精神在山西的发扬光大;省农业厅原厅长杨文宪挽词评价她是“农业战线的功臣,农民致富的推手”;棉科所的领导和同志们说李研究员“一粒抗虫棉种改变棉花产业”,她锚定棉科所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诠释了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我们所有的亲人以前只知道姐姐是二级研究员,是搞棉花育种工作的。她获得的各项奖励也从不向人炫耀,她的朴实无华就像是她平时的衣着打扮一样。是棉花所领导作的生平介绍,才让我们亲人对姐姐所从事的事业及功绩有了深入而全面的了解。

亲爱的姐姐,我为您而骄傲,我要向您致敬！您虽然已经离去,但您培育的抗虫棉仍在沃野绽放,您所体现出的科研精神也一定会被接力传承！

悟语心言

时令蒜

■张爱民

天气是热的。我已有三四日不曾回老家了。今日归来，但见院中蒜苗一片枯黄，心下思忖：这蒜苗竟如此不耐旱吗？正自疑惑，母亲的视频忽地打来，问我何时回家，说是院里的菜秧该浇水了。我告以实情，说其他菜秧尚可，独蒜苗干得发黄，待日头偏西再浇不迟。母亲在视频那头笑了，道是蒜非旱黄，原是到了收获时节——小满，蒜已停止生长，根也死了，拔去便是。

午后暑气稍退，我便动手除蒜。挖出的蒜头，竟不及人家的蒜瓣大，不免有些泄气。晚间回城，将“收成”示于母亲。她倒说能长这般大已属不易：“人家九十月下种，我们腊月才种，本只图个蒜苗吃，如今还结出蒜头来，该知足了。”接着又说出一番道理来：“你没种过地，不晓得庄稼的脾性。何时种，何时收，皆有定数。违了农时，任你怎样浇水施肥，也是徒劳。”

人生岂非如是？我们常以为努力便能扭转乾坤，殊不知天地运行自有其序。播种时若踌躇，收获时便只能空叹。那些春日里贪眠的，秋来只好饿着肚子数落叶。农事如此，人生亦然。

二十岁上当读书的年纪，偏要去追逐铜臭；三十岁上该成家的时节，却沉湎于嬉游；四十岁上需沉淀的光景，反倒焦虑起来。错过了时令，便如腊月下种的蒜，无论如何侍弄，终难成器。

老农深谙天时，晓得何时该作何事。他们不会冬日里盼麦浪，也不会盛夏望梅开。而我们这些城里人，总想着人定胜天，以为勤能补拙，可以填平一切时机的沟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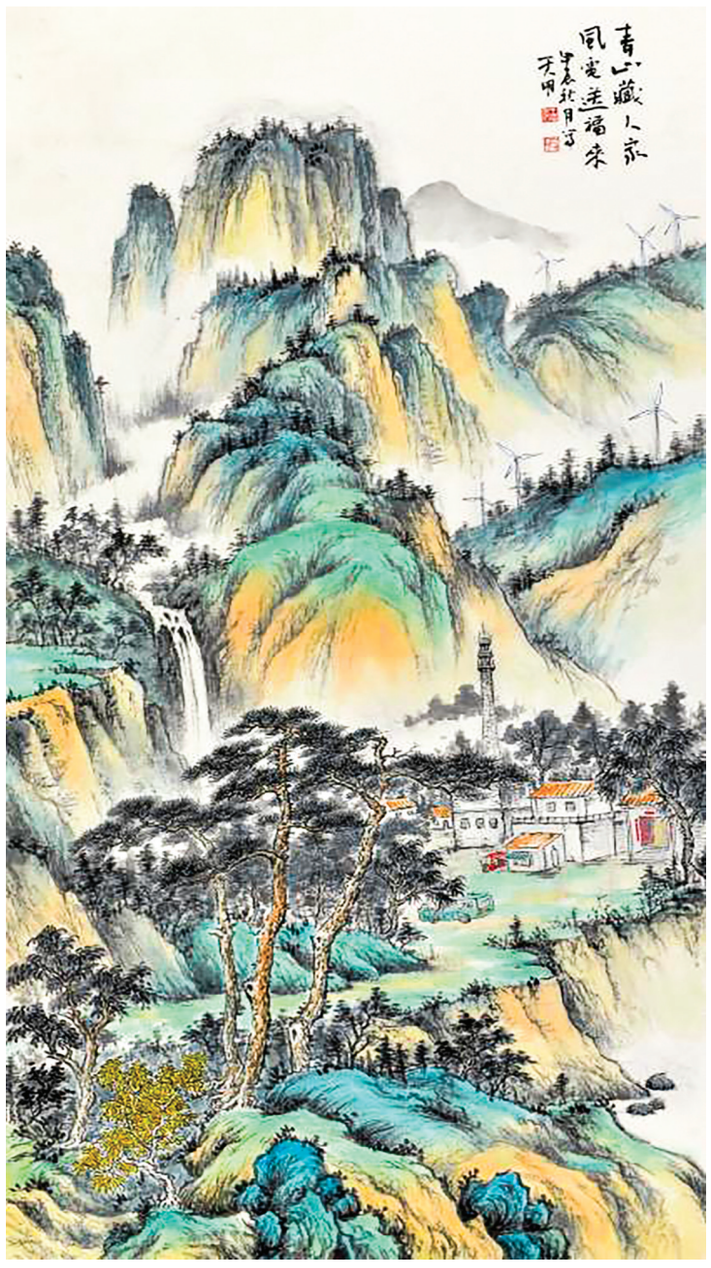
与邻居张叔聊天时常听他说：“庄稼不哄人，你哄地一时，地哄你一季。”他从不抢种，也不误收，年年的收成总是村里顶好的。问其诀窍，他便指着天上云彩道：看天吃饭，顺时而行。

人生路上，我们常如不懂农事的城里人，在错误的时辰做着看似正确的事。少年时急着老成，中年时渴慕青春，老年时又追悔不已。我们违背了生命的节气，结果徒劳无功。

把玩着手中这些发育不良的蒜头，忽然明白了母亲的智慧。并非所有付出都有预期的回报，关键在于是否在对的时辰做了对的事。人生无捷径，但有次序。违了次序，便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天已黑透，我收拾起这些小小的蒜头。它们虽不饱满，终是土地的馈赠。母亲说得是，我该知足。毕竟，在错误的时令里还能有所收获，已是老天的额外恩典了。

从今往后，我愿做个懂得节气的农人，在人生的四季里，该下种时下种，该等待时等待，该收获时感恩。不再强求，不再违逆，只静静地，顺着时光的河流，漂向属于我的那片海。



鹳雀楼

青山藏人家
风云送福来(中国画)
王天明 作

挚爱亲情

家有老娘

■王会亮

老娘今年75岁了,她一直是个实干家,说的少,做的多。

去冬一个早上,我在电脑里整理文档,无意间就看到了老娘的照片,禁不住想给父母打个电话。拨通手机,我对老娘寒暄道:“天气冷了,你和我爸穿衣服要厚实点,别冻坏了身子骨!”老娘笑着说:“知道！我凌晨四点就起床了,正在给你那两个孩子缝棉衣呢！就差几针了,中午让客车给你捎到县城……”一时间,有泪从我的脸颊滑过。

我娘就我这个亲儿,妹妹远嫁他乡。有一次,带娘去市里的医院看病,刷卡买了四百多元钱的药。那天下午,娘要回乡下,我开车送她到车站。车上,娘几次和我推搡,非要给我留五百元钱,还说:“你工资低,拿着贴补家用。我和你爸还能从事农活,多少还有些收入,等不能动弹了,再花你的钱!”我死活不要,最后生气地把钱塞进了娘的衣兜里。晚上,我娘在老家给我打电话:“我把钱放在你车后面的坐垫下!”那一刻,我的鼻子泛起了酸楚。

有一年春节,我回到乡下陪父母过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我欲返回县城。娘却温和地阻拦我:“你今天就不要走了,等明天再走吧?”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告诉娘:“明天是上班的第一天,我们要按时上班的。”娘说:“那你请个假,还是明天走好一点。”娘商量的口气,让我觉得蹊跷:“怎么了,娘？今天和明天有区别吗?”娘支支吾吾地说:“我昨晚梦见你在回去的路上撞车了,总觉得不吉利,还是避一避今天的晦气吧?”原来如此,我突然明白了娘的良苦用心,忙劝慰她:“没事的,你别相信梦,梦都是假的。”最终,在娘挽留的眼神中,我开着车离开了老家。

儿行千里母牵挂。回到县城,我唯恐娘的心里滋生出太多的担忧,立即给她打了一个电话。知道我安全到家,娘开心地笑道:“看来,梦确实是假的。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听筒里,她的口气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我是在娘的眼里长大的,但在娘的心里,我还没有长大。半个月前,娘从乡下来到城里,说她最近有点偏头疼,想让我帮她找一个医术好一点的中医看看病。老娘这般年纪的人是比较相信中医的。于是,我便带娘来到一家中医门诊。本来是给娘抓药的,但娘却非要给我也买了几服治胃病的中药。据老中医讲,我的胃病至少需要服用两个月的中药才会有所好转。但考虑到自己对服药的“恐惧”,我最终选择了半个月疗程的中药,权且是对娘心的慰藉。

我患胃病好几个年头了，这一直是娘的一块心病。“胃口不好，饭量就不行；吃不下饭，身体怎么能好呢?”娘常常这样劝我。其实，在此之前我也吃过几服中药，可是效果不甚理想。究其原因，还是个人主观行为上出了问题。胃病是个慢性病，需要药物慢慢调理，但由于自己事务繁忙，往往不能坚持吃药，结果是半途而废。

昨天,我的手机突然显示一个陌生的来电。一接电话,居然是那位老中医。他在电话里问我:“你的中药应该吃完了吧？你过来吧,我再给你开几服,一定要连续服药!”来到中医门诊,我疑惑地问老中医:“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你们抓药的那天,你娘偷偷把你的手机号留下了,说你服药不及时耽误治疗,嘱咐我督促你吃药。”

灯下漫笔

夏夜昙花开

■谷树一

今夜,我终于盼到昙花开了。

不知多少次,我徘徊在花前,细细打量,然后失望地走开。

上月,我忽然想起家里还有半包催花肥。这还是几年前同事小吕送我的。我把催花肥均匀撒进花土里,浇上水后便去忙别的事了。

五月末,我惊喜地发现昙花叶片上冒出三个米粒般的花蕾。那时,闺女还没去上学,我还以为她这次能观赏到昙花呢。

十年前,我常去田叔家串门。他清清瘦瘦,一头白发。没事了总在院里侍弄一盆花,阿姨时常陪伴左右。那纤细的花枝高过人头,狭长的叶片又宽又厚。这花,我从来没见过,羡慕他把花养得苍苍翠翠,遂好奇地问了一句:这是啥花？他自豪地说:“昙花,养了三十多年了。”

他总夸昙花特别漂亮,别的花没法比。昙花一般在夜里开放,我上午来,只能看到枯萎了的昙花,它此时毫无生气,耷拉着脑袋。

田叔过段时间要将无用的花枝剪掉。他随手捡起一枝塞到我手上,让我拿回去养,说插到花盆里就能活,很好养。从此,昙花便在我的阳台上安家落户了。

起初,我看着它柔柔弱弱的样子,有一丝担心,连根都没有,能活下来吗？直到有一天,枝上长出细小的嫩芽来,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慢慢地,嫩芽上长出了新枝,老枝便完成了使命。接着,新枝上又长出新枝,一节一节往上长。看到昙花成长,心里高兴,它总能带给人希望。

我自从迁进新居,想让屋里多一些绿意,看见了心仪的花就乐意一盆一盆往家里搬。山茶花、栀子花、吊兰、绿萝、滴水观音、杜鹃、扶桑花,风信子、百合花、非洲茉莉、发财树等等。扶桑花养得好好的,妻子嫌花名晦气,便将它弃之楼下。不少花养了个把月前赴后继枝干叶枯,最后只剩下花盆了。我疏于管理,只会一味地浇水。君子兰就是浇水太勤,根部腐烂死于非命。杜鹃花、山茶花、栀子花属于南方花木,喜阴,我却把它们置于阳台,给足了阳光,结果被溺爱至死。

能在我家存活下来的花,那得适应能力超强。这么多年来,昙花是幸存者之一。妻子看到昙花长得太盛了,剪下一根粗壮的枝扦插到另一盆中,如今这两盆花都很茁壮。

等待昙花开放的时间是漫长的,我默默陪伴了六年,昙花在那个夏天姗姗来迟。端午那天夜里,我迎来了昙花怒放的一刻。我与妻子面对着昙花孤芳自赏。欣喜之余,胡诌了一首打油诗:春夏轮回已六载,喜逢端午择日开。夜静怒放独朵香,对饮两杯乐开怀。十年了,它在我家开枝散叶。此后,每年总有一个夜晚,馥郁的花香,让我收获诗意。

有两位同事听说我养的昙花开了,意欲养花。我先后剪了两枝送给她们。过了几个月,我想起了此事,便问她们花养得如何,她们都摇摇头,死了。我回老家,也带了一枝让母亲养。希望漂亮的昙花能在老家夏县生根发芽,结果也没如愿,大概养花也讲究缘分。

去年,我在街头偶遇给我昙花的阿姨。短短几年,她憔悴了许多,苍老了许多。她在我眼前渐渐远去,但在我心中依然美丽,犹如夜里绽放的昙花。

闺女还是没等到花开,她前几天拉着行李箱一人去了秦皇岛。

早在月初,我就把花开的喜讯发到某文学群里,几位文友也在期盼着。

六月二日上午,我看到花蕾鼓起来了,像位临产的孕妇。一整天,我心不在焉。是啊,从花蕾初发到今夜绽放,半个月就是一场昙花的盛装晚会。

我到家时,推开门打开灯直奔阳台。一朵花微微开启。香气扑鼻,我微微醉。这位“孕妇”终于撑不住了,它用尽浑身力气尽情绽放,它在等待世界的掌声。它是今夜的焦点,每次转身,都是惊艳。

昙花由小到大,如孔雀开屏。花越开越大,越来越漂亮。我每发一次照片,群里一片哗然。一次又一次,也捎带着醉倒了朋友圈。

文友们观赏着昙花的清新脱俗。赵永石老师还即兴赋诗一首:**你将岁月的诗意/融入一朵昙花灿烂/时光琉璃浇水施肥用心呵护/从清新的叶片等到含苞的花蕾/心灵的花园永远馨香漾溢/诗韵深处花姿轻盈清蕊四溢/岁月浅浅余生满满/把生活嚼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过了晚十点，群里安静了。它依然在开，直至夜里十二点开到了极致，每个花瓣都舒展开来。此后慢慢往回收，花瓣越来越小。夜深了，戏已谢幕。观众席空无一人。它独自开放，又渐渐枯萎。演到最后，慢慢发觉，从喧闹的锣鼓开场到幕布缓缓闭合，始终在演着独角戏。卸了妆，只剩下了孤独。

天亮时,它的世界一片空白。

本版责编 赵卓菁 校 对 李静坤 美 编 冯潇楠

中共运城市委主管主办 社址:运城市河东东街3969号 邮政编码:044000 电话:总编室2233336 发行部2233450 广告部2233411 广告许可证:1427014000001 全年报价:528元 零售每份2元 运城市运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运城市老东街116号